

## 熊的厄运

□艾则孜·萨吾提

苏德新 译

可怕。

“那是母熊。”枪手瞄准了它，另一支猎枪也瞄准了它。

不知“是不是山里天气冷，子弹受潮了，两支枪都没打响，都成了哑弹。那母熊所处的位置是光滑陡峭的绝壁，它为了急着去护它的孩子，笨重的身体失去平衡，滑下了悬崖，掉进500多米深的深渊……我们看到，母熊惨叫着撞在突兀的崖壁上，被撞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一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你们看！”枪手指着母熊摔下去的地方喊道。我们一看，母熊已经血肉模糊，肠肠肚肚摔得七零八落，旁边还有一个黄羊羔子。原来母熊想给熊崽们捕食，用鲜嫩的黄羊肉给熊崽们一顿美餐，才碰到了这只黄羊羔子，那黄羊羔子想趁能过不来，逃到了旁边这个悬崖上。母熊攀着悬崖追捕这只黄羊羔子时，我们来到了。

“我们把熊崽儿抓走吧，留下它们会饿死的，或者会被狼吃掉的。”枪手说。

枪手说得对。我们便来到熊崽儿跟前。虽

说是熊崽儿，可它们还是不失野性。它们伸

出前爪向前扑着，随时准备着撕咬。那样子和

动作显得十分可爱，讨人喜欢。我们想了个办

法，把熊崽儿抓起来绑住。留下两个人和一支

猎枪看护熊崽儿。我们其余的人便想办法爬

上去，攀上了天山的冰山。啊！一望无际，高

高低低的冰山、冰川，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

旁边有个方圆100多亩大小的湛蓝的湖。山峰

上的冰雪在夏季融化，积攒在湖中，经过几

十公里的山体缝隙，在天山脚下涌出，形成瀑

布，惠泽人类。

“找到了湖，也就找到了水源，”村委萨塔

尔阿洪兴冲冲地说，“可是，用这些简单的工

具，这么几个手工劳力，怎么能把这么高、这

么厚的山体凿通，把水引到我们村里，并非易

事。我们可不是传说中的法尔哈德和希琳！”他

的一番话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这不是

一个政治任务吗？我们回去！就说水已经找到

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再说这熊崽儿也是一

个胜利！”另一个说道。他们那时说的都是心

里话，但这话如果让村、乡领导听到了，会被扣上

“政治错误”的帽子的。幸好，我们中间并没出现

“打小报告”的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说真的，

这是个鹦鹉学舌、头脑发热的举动。就凭两只手，简单的坎土曼、饅头，你说要移山填海，那不是

是愚人之举吗？所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

愉快而平安的旅行。

## 二

我们费尽周折才把熊崽儿弄回了村。有很多人跑来观看。因为村里没有驯养它们的条件，我们把它们送到了阿克布拉克牧场。牧场办公室机关就在那个村里。牧场派专人用肉食好生喂养。可是，还没断奶的熊崽儿们要起了野性，不肯吃他们喂的肉食。它们想它们的母亲，想吃它的奶，整天悲伤地乱叫，发疯地闹腾。每天都有很多人或骑马，或骑驴，或徒步，前来看熊崽儿们。熊崽儿们怒视着它们扔块或棍子或笼子逗它们笑的人们，它们发出狂笑来威吓它们。也没有人阻止他们这种行为。其中有一只小的，也不知道是它想着自己小小的就成了孤儿，或是成了阶下囚，还是它觉得受了委屈，反正它一天比一天瘦弱，口里流着涎水，躺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不吃，3天后它便死了。牧场和乡领导发愁那只大的的命

运，便报告了地区有关部门，他们与地区人民公园取得联系，安排把它送往动物园。动物园便来车把它拉走了。

这个熊崽在阿克苏动物园待了一年多。因饲养员们的精心饲养，保住了它的性命。我回到阿克苏后，还专门到动物园去看了它一次。它已经长得很大了。我看到它时，心里很难受，很愧疚。熊崽被关在铁笼子里，不停地走过来晃过去，碰过来撞过去，失去了天然的自在。看得出它依旧盼望着回归自由、回归生它的山里。啊，自由！它好像在说：“与其做囚徒，不如一死好，弟弟是幸福的，没受过囚禁的苦。”它的弟弟还没享受世上生活的乐趣，就跟着母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它虽然活着，却在铁笼子里，受着比死还重的罪。我随即感到自己像个罪犯似的。天啊！每次到它眼前，就好像它认出我来了似的，停住活动，眼睛愤怒地盯着我，露出黄黄的獠牙，吼叫着像要咬我似的。它的这些举动好像在说：“哎，黑心肠的人，是你们使我离开了我的母亲，离开了我的弟弟，离开了我的大山，离开了我的自由，是你们把我关进这个铁笼子里，使我成了一个囚徒！你在笑话我吗？滚你的蛋吧！”我好像听到了它说的这些话（也许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吧）。我便怀着内心的痛苦，离开了铁笼子。一年后，我才得知，因阿克苏动物园的饲养条件和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缘故，经有关单位联系，把它转到了经济条件和饲养条件比较好的喀什人民公园去了。

## 三

1969年年底，我到喀什民族医院去看病。我是毕业10年后重来喀什的。我曾在这里度过了4年的学生生活，我非常怀念这座古城，因熟悉这里的街道和小巷，便迫不及待地出去溜了一圈。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新变化，喀什古城还是基本上保留了它那特有的民族特色，以及它古香古色的美丽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喀什人民公园也和先前一模一样。我来到公园西南面完全按照民族传统修建的影剧院前。这个影剧院虽说有些陈旧，但依照原样保

留了下来。1958年夏，正是在这个影剧院里接待了前苏联哈萨克作家、长篇小说《黑眼睛》的作者萨比特·穆哈诺夫，我们还有幸聆听了他的演讲。萨比特·穆哈诺夫身材魁梧，长方脸，眯缝眼，穿一套乳白色西装，他对在场的朋友们进行了十分友好的演讲。可惜，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这座礼堂，现在却成了动物园。我进去转了一圈，都是用铁丝围起来的笼子，里面圈着孔雀、野鸡、山鸡、猴子、山鹰、秃鹫、狼……最后一个笼子里关着熊。我来到了熊笼前。这个用粗粗的钢筋焊成的笼子，有3.5米见方，里面关着一只很大的熊，褐色的长毛，有一个牛犊般大，头向两边晃着，一只臂随着头的动作举起来，又放下去，重复着动作。做这些动作时，掌上十几公分长的利爪发出唰唰的声响。“向往自由的动作！”我心里立刻想到。这只面对厄运的熊，活动着身子、手脚，也许它是为了不至于忘记行走。那熊一看我便停止了活动，像认出我来了似的。立刻表现出愤怒的样子。我的心里便一阵难受。当我读到牌子上写的“这只能在1962年在阿克苏地区孜孜西天山山区抓获”的文字时，我的心里更加难受、更加不安了。我与熊在阿克苏人民公园相遇，看到它痛苦而无言的表情，好像在反复诉说着对囚禁、自由、罪恶、仇恨的感受。它仿佛在轻轻呻吟：“你……你……是我失去自由，被关在铁笼子里的罪魁祸首！”我是带着痛苦的心情离开公园的。

## 四

1991年，我去喀什出差时，又去了一趟公园。动物园搬到了公园东面的一个地方。我进去转了一圈，看到有一头母狮子，它的旁边有一只黑黑的、矮小的狗熊在那裡玩耍。狗熊旁边便是那只熊，毛已脱完了，老态龙钟地蜷缩在那里。看样子这下它是认命了，也习惯了被囚禁的生活，不再希望什么自由，只是等待着死亡。我又一次惭愧而痛苦地注视着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用眼角扫了我一眼，无任何的表情。我怀着悲伤的心情，还没有游完公园便回去了。也许那只熊现在已经死了……

## 不写作的日子

□曹明霞

说：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问：什么？

说话的人咽了口唾液，咽唾液明显是这个口开得艰难。他说，我告诉你，我说啊，文学院，那个，不签了。

“文学院，那个，不签了？”听着像句，但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一愣，然后是长久地愣，同时，又想努力涌起笑容，肯定比哭还难看。

难过，是从第二天开始的，苏醒了的神经，比麻醉前更痛。这时候才想，天啊，还挺仁慈呢，看我写长篇，没有发讣告。要等写完，才宣布。这样的消息，应该是10天前或者更早，他就知道，甚至参与其中。看我正在创作，就延期执行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文学、写作，感到如此的难受呢？这是接下来，我差不多想了两年的问题。

## 二

我的写作就像一个小偷，这是我从热爱上小说的那一天起，就时时体味的。20年前，我还在机关写材料，定期炮制公文，季度总结年度总结，我写领导念。开始的时候是个苦活儿，闭门造车，言不由衷，十分地累。但时间长了，就熟练了，有时只需把时间动一动，新词改一改，便能交差了事。那时没有电脑，抄、写、改——不经意间还练好了钢笔字。机关工作，无事也要显得忙，那几年，我还练就了一副好听力，只要走廊响起办公室主任的大皮鞋声，他一推门，准看到我伏案勤劳写材料的背影。在“材料”下面，压着我鬼鬼祟祟写的小说。

后来，进了事业单位，做戏剧刊物的编辑，有几年，时间确实宽松些，写作也不用偷偷摸摸。老领导本身就是大专家，他到处讲课，全国巡游，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小毛菜。上班、编刊、照顾孩子、读书、写作，那时开会很少，一年到头也开不了两次，这让我获得了时间，创作上似乎也出了一点成绩，和文学院两年一届两年一届地连续签约16年。后来，老领导退休，单位景况大变，写小说又成了见不得人的事。

事业单位搞得忙，如果不遵从，职称没得评，

工资也不能动。艺术研究以戏曲为主，别的都算旁门，不务正业。差不多有10年时间，领导很生气，

现实很严峻。再想读书，写小说，都成了妄想。一切得挤时间，偷时间，不停撒谎，在众人的笑望中，灰溜溜来，灰秃秃去。领导在会上多次点名，愿意写小说，可以去作协。艺术研究单位，不缺写小说的。你就是姚明，那你就得进篮球队，我们乒乓球队肯定不缺你。被羞煞了一遍遍，坐在角落我暗暗发誓：谁能给我时间，我就给他爱情；谁能管我吃饭，我就给他生育；谁能让我回家，我会做个好家庭妇女……前年的年初，终于有了8个月的创作时间，光光明亮，磊磊落落，完成了长篇《日落呼兰》的写作，不用开会，不用去单位，不因浪费时间而心急如焚……回想起，深深感谢那位女领导，女人的心还是柔软的，是她的仁慈，让我有了这部长篇。

当“那个，不签了”的消息传来，让一直为文学像做贼一样活着的我，有那么一刻，失了重一样。接

下来，就是慢慢地慢慢地，心随身沉，沉到了谷底。

这许多年，对文学，我多么像一个花痴婆，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偷时间，挤时间。而对工作、自己的饭碗，又多么像一个薄情女，躲时间，混日子，三心二意，敷衍了事。作贼养汉，是老家骂人最难听的话了，男作贼，女养汉，而这两样，我似乎都占了。饶是这样，还……

一生都在把劲儿往不关饭碗的地方使，不是自取其辱？

不写能死？

两年就过去了。

不写倒是没死，但不写，好像比死难受。去年冬天，看到美国小说家卡佛的一段话，大意是：多年来，我一直知道我过的的生活和工作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但我现在明白，我得先把书本放下……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不知道。但文学让我知道，想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多难……

写作解决了这个难题。



赤壁风景

## 赤壁有思

□陈旭红

近年听会、阅读，发现大家反复提及一个词组——重建核心价值观。于是，我不由得琢磨起这几个字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可是，思来想去，有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落不下地的片解，见不到了。

深秋的一天，阳光净美，赤壁之下，敞门开户读苏东坡，我忽地有所开悟：“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讲，不就是以什么样的观念来活着吗？该怎样活着，活着该怎样，答案犹在东坡处。

我于2010年元月来到赤壁管理处，从参与“东坡赤壁文化丛书”校稿至今，苏轼早不是3年前我从数篇诗词文赋中所认知的文学家，而是深切地感触到一个才情高深、学识卓正的生命对人世生活的独特领悟以及他在那种境地下的生命作为。

细读他，可体味人间百味，让人心生庄重端凝，叫人对如此人生境界深怀景仰。从他那儿可深切体悟到，与人注情、与世融义才是为人之道。苏东坡的才学，更是早在当朝皇帝那儿就有定论，有臣子将苏轼比做李白，皇帝却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皇帝，赏识他的才学；民众，敬重他的品行。千百年来，苏东坡那颗丰盈挚热的心灵，仍有着足够的热量去影响后世人来。

近年有关于苏东坡的戏曲和影视出现，或许不无与“构建核心价值观”相关，借古人之风范来影响当下人的生活，期以能够善引。我虽没有全部看完，以仅看过的那些来说，还是大多失望。人物精神的高下依靠事件来展现，可一旦事件按时下人的观念去编排，往往会使僵化萎缩缩小人物原有的精神风貌，也难有切正的旨趣。有的演绎若是苏东坡看了，想必会笑曰：“此非吾，乃当世西坡也。”

由此想来，“构建核心价值观”是在有所领悟的前提下，对广大人民的呼吁。恐怕还得像苏轼贬谪黄州时那样，来一番“深悟积年之非”才行，毕竟这不像倒下一面旗再升起一面旗那么容易。

不管什么提议，最终还得落到具体个人身上去践行，因此个人的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价值观念的显现。个人意识里该存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呢？看苏东

坡，终其一生的精神领地，仍是仁爱之道。小时候的苏轼从母亲那儿领会了对“生灵”的看重和热爱，那是“知仁”。一个知道热爱生灵的人，必是自爱且爱人的。这不是才学，而是心性，既有天然生成，也有后天引导。

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有过激越的言论，还多次上言皇帝，加之朝内政治风云的变化，被贬谪黄州。来到黄州，国运民生之类的大事他已关乎不上，为了取得内心的宁静，他寻师问道，意欲寻求一个安存的境地，其实这一领地他早已有，不过须得一个时境来展现。融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东坡不仅有“修家治国”之志，也有着“安贫乐道”之怀，躬耕黄州他也能自得其乐。

苏东坡化一切道为自己的道，他穿行其中，不以任何为羁绊。居黄州期间，他收留同乡巢谷于雪堂。其时巢谷为完成将领韩存宝的遗托而违当时律令，因害怕朝廷究责，避于江浙一带，听说苏轼谪居黄州，便前来投靠。细想来，收留巢谷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大寒那天，苏东坡前去雪堂与巢谷相叙，天寒地冻中，面对空床破灶，无以解难，惟有以诗赠巢谷，诗末四句云：“努力莫怨天，我尔皆天民。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这样的诗句能让多少困顿的灵魂生起翩翩涟漪！此后还有多居海南的一首《书赠姜唐佐联》诗，其中有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与人相交，赤诚相见，世间最暖人心的莫过于此知音。而在这两首诗中，“我尔皆天民”一句说明在他心中人无高低贵贱之分，而“沧海何曾断地脉”一句则可见他看人看世界时心胸的阔大、眼识的高远。当下所有世人如若有此胸襟，理想的和平世界大抵有望实现。

苏东坡的家事最多为俗众笑谈，特别是与他有关的几个女子。苏东坡爱一切可爱之人，但这种爱绝不同于对那些独特女子的爱。苏东坡对第一任妻子王弗的情义已为大众所熟知；对侍妾王朝云的情感也大都知道，有关他们的传说也不少；可对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在影视戏曲中却笔墨粗淡，甚至有不恭之嫌。这样的演绎

有违苏东坡对她的感情，也违背他所遵循的伦理纲常。苏东坡虽然少有专为她写的诗词，但有不少乐道她的言论留存。从这些言论中分明可见，他之于王润之的感情尽在其中。向来妻子人选于丈夫来讲，既要合心意又要合其时的成俗法纪，这是一个社会人该有的明白。岂不说王润之死时苏东坡“生同室死同穴”的誓言，他因“乌台诗案”被捕时，尽管自己惶恐无措，可面对王润之的涕泪凄惶，他尽意慰导。他想到王润之因嫌诗文招来劫祸，一把火焚了他诸多文稿，不由得联想起两人曾言笑过的一则故事。故事大意是丈夫因咏诗被官差抓捕，临别前，妻子赠诗曰：“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面对凶多吉少的生离，苏东坡笑言她也该作诗一首以赠才是，此言一出，夫妻含泪一笑，如此情义有着多少欣悦和安然。居黄州躬耕期间，苏东坡家里被称作“黑牡丹”的牛得病了，请来的牛医也不知何故，王润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后用其法而效。这等家庭情状，东坡亦诉于远方朋友，更多地是对诚朴相伴的妻子的赞赏。当然，苏东坡总是用赞赏的眼光来打量世间的一切人事物。这是人之情深。

细读苏东坡，于皇帝，他遵道尽义；于人，他情深义长；居高居下，永怀朴素之心。一生行走，几多别离。别黄州，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中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每一次登程，难免留下未尽的人事牵挂，天地之间，惟有情义最动人。

可当下时世，提到“情义”，只怕多数人在窃笑此言的不合时宜，如同提及古人所言的“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一样叫人酸掉大牙。如今腹有食身有衣的人为何也会惶惑有缺，却又一筹莫展呢？

静观人所有过的生命，理想的生活状况无非一世的平安、一怀的美好情义，大概分别可称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吧。有史以来，人的精神生活指向尤为明白的莫过于《论语》中所阐明的。孔子之说也曾遭到批判